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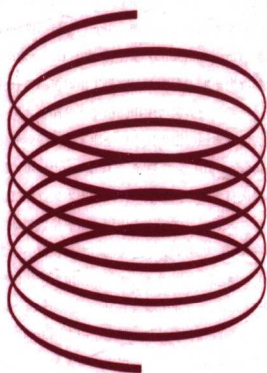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Philosophy Textbook Translation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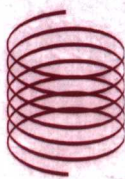
形而上学

[美] 布鲁斯·昂 (Bruce Aune) 著

田 园 陈高华 等 译



*Metaphysics:
the
Elements*



内容简介

形而上学可能是哲学中最基础的,然而肯定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部分。本书对传统和当代形而上学中的关键概念和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和导论性的概览。尽管本书可以作为中等程度的该学科学生的教材,但它并非一部持平之作。作者提出并系统地捍卫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唯名论的和实用主义的观点——这种探讨极有益于为其讨论的主题提供一种融贯的、建构性的观点。

本书写作风格简明而清晰,读者并不需要掌握逻辑符号论或预先熟悉所讨论的主题。尽管作者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哲学家的问题——共相与殊相、抽象实体、对象和事件等,但是有许多主题,如人格同一性以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也是普通读者所感兴趣的。

Metaphysics: the Elements

ISBN 7-300-06861-8



9 787300 068619 >

ISBN 7-300-06861-8/B · 396

定价: 29.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形而上学/[美] 昂著; 田园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ISBN 7-300-06861-8

I. 形…

II. ①昂…②田…

III. 形而上学-研究

IV. 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9799 号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形而上学

[美] 布鲁斯·昂 (Bruce Aune) 著

田 园 陈高华 等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5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8.75 插页 1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0 0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

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我与该社李艳辉女士一起策划了这套“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覆盖哲学的各主要学科，按最初的设想，每一门学科选一本比较权威的教科书，同时选一本相应的经典文献读本，其主要意图是：让国内读者知道欧美大学究竟是怎么教哲学的，讲授什么样的内容，是怎么讲授的，教科书如何编撰，等等，以此为国内的哲学教学提供某种参考、借鉴。

从词源上说，哲学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即“爱智慧”，它意味着“对智慧的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性反省”，因此被称为“智慧之学”。但我认为，国内先前的（也许包括当前的？）哲学教育偏离这一传统甚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哲学知识的传授上，把哲学当作了某种知识体系、某种命题系统、某种智慧形态，哲学教育变成了上课讲条条、听课记条条、考试背条条这一习惯的周而复始，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研究生阶段不断地循环往复，造成了学生对哲学课的某种反感甚至是厌烦，在一门号称“爱智慧”的学科中，他们却感受不到多少智慧的撞击以及由此撞击出的智慧火花。因此，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改革，我个人认为，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传统，教学的重点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慧的强烈好奇心和兴趣，以及传授追求、探索这种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具体来说，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包括以下做法：

第一，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

例如，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心灵、并且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的外部世界？如果有，我们能否认识它？如何去认识它？其途径、过程、程序、方法、准则是什么？什么是真理？我们能否达到真理？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和途径是什么？语言在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何种地位和作用？语言、思想与实在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的心灵与我的肉体是什么关系？除我自己的心灵外，还存在他人的心灵吗？我们如何证明它们的存在或不存在？在人死后有所谓的灵魂世界吗？死亡对人生意味着什么？究竟有没有

上帝？信仰或不信仰上帝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是一切都被必然性决定，还是存在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人可以自由选择、连带地也要负道德责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区别善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公平、正义、自由？不平等和非正义现象有哪些根源？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如何区分和鉴别美与丑？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是终极性的，每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并且也会以某种方式作出解答，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哲学家。职业哲学家们则对上述问题提出有条理的、系统的回答，形成了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宗教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美学等众多的哲学分支学科。

第二，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

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议与分歧，最终可以通过诉诸外部对象和外部世界，凭借观察、实验、证实、证伪等手段来解决。而哲学方面的争议和分歧无法诉诸外在世界，没有最终的上诉法庭，哲学命题因此没有真（truth）、假（falsehood）之分，只有“有道理”（reasonable）与“没道理”（unreasonable）、“可接受或不可接受”（acceptable or unacceptable）以及相应的程度区分。也就是说，检验哲学命题或哲学学说的惟一手段就是逻辑手段，就是看一个哲学命题是否受到了很好的支持与论证，是否被置于与其他哲学命题的逻辑关系中，是否被整合到某种更大的知识架构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哲学不仅仅是陈述你的观点，而且还要用论证对你的观点提供支持，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异议进行反驳；对于哲学来说，论证的过程甚至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主张者来说，论证把一个思想置于与其他思想的逻辑联系之中，或者从该思想演绎出某些进一步的结论，这一过程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向深刻、细致、全面和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某个思想具有了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和可批判性，从而使他能够进入对方的思想世界，并与对方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

哲学应该展现先哲们对上面那些问题的各种主要回答，并详细重构他们对这些回答所给出的各种哲学论证及其反论证，并引导学生去理解、评价、重构或者反驳这些论证，在此过程中感受、领悟、理解、锻炼出哲学的智慧。2002—200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研究期间，曾经听过一门宗教哲学课程，它是这样上的：教授预先布置与课程有关的阅读材料，要求学生

课下完成阅读，教授则在课堂上通过提问来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每次课两小时，只重点讨论关于上帝存在的一个论证，教授先陈述这个论证，并做必要的诠释和引申，然后学生举手发言，提出支持或者反驳这个论证的种种理由，其他学生再对此进行辩驳，教授则不时插话，或补充信息，或参与对话，以此引导、控制着整个讨论进程。下一次课教授则陈述一个与前次课刚好相反的哲学论证，学生再就其进行讨论。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自然不是被引向论证的结论，而是被引向论证的过程、方法或程序，并且学生的思路被打开了，对同一个问题给他提供了各种可能的解答，并且向他说明每一种解答都有支持或反驳它的种种理由，但这些理由都不是完全充分的，要求他本人通过创造性思考，对这些论证再作出重构、评价、支持或者反驳。我认为，这种教学方式值得借鉴，因为它使学生与哲学史上的大师们一起思考，并有可能促使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洞见。

第三，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

有一种说法，哲学其实就是哲学史，后来的全部西方哲学只不过是黑格尔说，不应该把哲学史看作是“人类精神的错误的陈列馆”，而应该看作是“神的形象的万神庙”。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是对理念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描述，它既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又包含着绝对的东西，永远有它的价值。通过学习哲学史上大师们的原典和著述，学生们与他们一道思考，也就学习了应该如何去做哲学的工作，其方法和规矩是什么。因此，西方哲学教学特别注重原典和大师，每一门课程都有与之配套的经典文献选本，通常篇幅不小，里面是节选的哲学大师的原创性论著，供学生课下阅读。在构思本系列时，我们最初也是这样来规划的，每一门哲学课程都有一本与之配套的经典文献读本，由此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原典，引向大师。但由于在联系版权时，在每一个读本中都会有当代哲学文献，这需要分别与其中每一篇文献的原作者联系版权，过于麻烦，我们就放弃了这一设想。但是，哲学教学要把工夫放在大师和原典上，这一点却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优秀者是少见的，对于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文本，我们要永远保持一份必要的尊敬与敬畏，并且它们也是我们获得新的灵感和洞见的源泉。

第四，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我认为，哲学首先是一种反思、批判的人生态度。它对一切问题都要

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的省察，质疑它们的合理性根据和存在权利。科学的一切领域和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向哲学思维敞开，接受哲学家的质疑、批判与拷问；同时哲学思维本身也向质疑、批判和拷问敞开，也要在这种质疑、批判和拷问中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我把这一点叫做哲学思维的敞开性。哲学活动因此成为一种质疑、批判和拷问的活动，其具体任务包括两个：一是揭示、彰显暗含或隐匿在人们日常所拥有的各种常识、成见和理论背后的根本性假定和前提；二是对这些假定或前提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批判和拷问，迫使它们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从而为新的可能性开辟道路。卡尔·波普尔把这种哲学活动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和恰如其分：“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①

第五，也要适当关注当代的哲学论战。

如果说，哲学史是仍然活着的哲学，那么，当代哲学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它既是以往哲学的延伸，更是对当代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反省与回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强烈的现实感。因此，在哲学教学中，有必要引导学生适当关注当代哲学家的工作，阅读他们的著述，参与他们的讨论，或者评价他们之间的论战，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哲学智慧。

要言之，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教学也应该能够培养、锻炼、激发出学生的智慧。

陈 波

2005年5月5日

于京郊博雅西园

^① [英] 麦基编：《思想家》，周德明等译，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谨以本书纪念玛丽·肖和格鲁沃·麦克斯韦尔

前言

xI 狄更斯在其小说《小杜丽》的前言中郁郁地写道，在为他的故事辛勤耕耘了两年的工作时间之后，如果不把它的优点和缺点整个地献给读者去评判的话，他肯定会觉得是空忙活一场。我在写这个前言时也感到有些难堪——尽管从我所作的多次修订中，我知道在我撰写手稿的令人沮丧的漫长时间里，我空忙活了一场。在准备这篇文本时我体验到的困难促使我要为我的目的以及采用的策略说几句话。

我在本书中有两个基本目的。我的一个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人的：我想对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探寻出我自己的解决观点。尽管我对形而上学论题已经思考了二十多年，教授了这门学科的许多课程，对我要捍卫的立场有了一个大体的看法，但我知道我在形而上学课题方面的观点并不如我愿意承认的那样确定。因此，我感到有必要以仅有的一种可能方式澄清我的观点——坐在打字机旁，试图尽可能清楚地系统阐述这些基本论题，然后详细地得出我能够捍卫的解决方案。

我的另一个目的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我想写一本系统的论述形而上学的书，它可被普通读者所理解，在阿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中，它对学习我的中级形而上学课程的学生有时也很有帮助。我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受到了我已故的朋友和网球搭档彼得·法布（Peter Farb）的鼓励，他为普通读者创作了有关人类学和自然史的通俗易懂的著作，他力劝我写一本他能够理解的论形而上学的书。对我来说，适合于彼得这种生活经验丰富的非哲学家的书，似乎也适合于学习我的形而上学课程的学生。

xII 来上我的课的学生都是高年级本科生和即将毕业的学生，我想为他们提供一部可用的课本，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处理形而上学的基本论题，并且为他们未来在专业课题上的工作作准备。我认为一部系统的课本是重要的，因为人们普遍感兴趣的许多形而上学的主题，如身心问题或自由与决定论的难题，只有在基本本体论的众多论题已经被解决或至少是被理解之后，才能得到适当的讨论。当然，对复杂的或衍生的论题的仔细思考经常要求人们退回去并重新考虑他们的基本立场。但是，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在形而上学这门学科中，论题的有序表述是特别令人渴望的。我在写

这本书时遇到的困难至少部分地归因于以一种适当的顺序表述论题的困难。

形而上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有无数关于它的论述。为了确定殊相的本质、属性和事实的实在性、另一种本体论的可能性以及时间、真理(truth)^①和变化的本质这些主题(能指出来的还有很多)，人们应该熟悉那些产生它们的思虑集聚的密林。我试图通过讨论众多古往今来的哲人的论述和主张来帮助读者变得熟稔。由于经历过不止一次哲学的“革命”，因此我能很强烈地意识到找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的诱惑。现在我认为这样的方法只是幻觉，然而不管怎么说，只要一开始使用它们，就能发现问题之所在。我已尽我所能地描述了这些问题，并且提供了与之相配的解决方案。

尽管在哲学方法方面我远非一个教条主义者，但我不否认我对形而上学的探讨属于分析哲学的传统。例如，读者很快就会看到，我对本体论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但我试图表明罗素的探讨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自然产物，亚里士多德撰写了第一批系统的形而上学论文。由于受罗素影响的分析哲学家们极为倚重所谓存在量词这样一种技术手段，因此我在讨论的初期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甘心忍受这些手段。本科生应该像熟悉高中代数那样熟悉数理逻辑的基本原理，但他们并非如此——因此我也为我引入的一些逻辑符号作了详细的解释。

我曾把本书手稿作为马萨诸塞大学和阿姆赫斯特学院的课本，并且我发现其内容对于有能力的本科生来说并不太难。然而，有些章节要比其他章节更难一些，在本科生课程上使用本书的讲师们可能希望略过第4章和第7章，这两章更具技术性，并且或许本科生对它们的兴趣比其他章节要小。第2章论存在(existence)，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技术性的，但其内容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纪的形而上学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它不应也被忽略掉。在知道某些本科生很容易对量词观点感到困惑与畏缩之后，我花费了极大

① truth 过去一般译作“真理”，但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尤其是英美哲学)中的 truth 不应理解成“真理”，应理解为“真的”或“关于真的”。因此，本书中 truth、the theory of truth、the concept of truth 应分别翻译为“真”、“真之理论”和“真之概念”。但为了适合一般读者的习惯，本书中仍然将 truth 译成“真理”。但提请读者注意，这里的“真理”与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真理是有区别的。详情请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154~15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译者注

的努力使第2章变得尽可能地简单易懂。我确信愿意学习该章的本科生，即使没有老师的帮助，也能理解其内容。对于相对较难的内容不得不在第2章这么早的章节中出现，我感到有些遗憾，但对于形而上学的基本主题来说，存在概念实在太重要了，因此我无法将其留到后面讨论。对这一章感到胆怯的本科生们，你们听到这个承诺也许会平静下来：接下来的大多数章节技术性更弱，戏剧性更强。

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我没有论及，该主题传统上是分派给形而上学的：上帝或至上是者 (Being)^① 的存在和本质。我有一些理由不讨论该课题，其中的两个理由值得在此指出。第一个理由是，上帝的存在通常并不是中级形而上学课程的内容；这一课题在宗教哲学课程中有所讨论，而我并不涉及该领域。另一个理由是，出于我的兴趣和性格，神学是形而上学中我最没有资格讨论的部分。幸运的是，自然神学方面的书并不缺乏，对此主题有严肃兴趣的读者很容易就能找到可研究的、与我此处讨论的问题相衔接的书籍和文章。

由于我对正确性的关注要大于对独创性的关注，因此我吸收了其他作者那里能够帮助我的东西。尽管我是一个博览群书的读者，但不幸的是我在记笔记方面很粗心；因此，对我而言，很难说在这儿或那儿的讨论是不是受到了这个或那个作者的影响。不难看出，影响我思考的一位哲学家就是塞拉斯 (Wilfrid Sellars)，但我想强调的是，我很赞赏他的工作，但我并未在所有论题中都采用他的观点，并且我绝对不是（如某些人可能会设想的那样）他的观点的辩护者。因此，尽管我很乐于承认在学术上受惠于塞拉斯这样的作者，但我也尽我所能地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事情，我希望大家认为我始终说着自己的话，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话。

有很多朋友评论了本书手稿，这让我感到异常荣幸。加勒斯·马修斯 (Gareth Matthews)、辛西娅·弗里兰 (Cynthia Freeland) 和理查德·戈尔 (Richard Gale) 对部分初稿作了评论；默里·卡特莱 (Murray Kiteley) 和维里·查佩尔 (Vere Chappell) 不仅作了评论，而且1982年夏天，

^① being 过去一般译作“存在”，但它与 existence 表示的“存在”有很大的差别，本书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将 being 视其语境分别译为“是”、“是者”，而它的不定式形式 to be 均译为“是”，there be 一般译为“有”，有时便于理解也译为“有（存在）”或“存在着”。本书译文所出现的“存在”，一般均为 exist 或 existence 的对应词。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译者注

在我们三个人愉快参加的一个非正式小型研讨班上，他们和我讨论了整部手稿。汉斯·坎普（Hans Kamp）为第6章的倒数第二个版本提供了有用的评论，杰·罗森伯格（Jay Rosenberg）指出第2章和第7章的错误；厄尼·拉·珀尔（Ernie La Pore）使我修改了第7章的中心部分的观点。第8章的内容抽取自我在马萨诸塞大学所作的一次校长讲演（Chancellor's lecture）；第6章的大部分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以及澳大拉西亚哲学学会（Australasi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上宣读过；第2章、第3章和第5章提供了我在澳大利亚拉·特鲁伯（La Trobe）、纽卡斯尔（NewCastle）、新英格兰（New England）和麦奎尔（Macquarie）等大学讲演的基础。我在澳大利亚作讲演缘于我被选为拉·特鲁伯大学富布赖特讲座教授（Fullbright lecturer），我要感谢布赖安·艾里斯（Brian Ellis）教授及其同事在我访问他们时给予的帮助和殷勤招待。

除了当我与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唐纳德·卡里什（Donald Kalish）及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e）一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研究逻辑所度过的值得纪念的一年之外，我的正式的哲学教育是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开始的，本书得以在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特别高兴。谨以本书铭记那些可爱的人——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老师和朋友。玛丽·J·肖（Mary J. Shaw）是我哲学本科毕业时的指导老师，也〔和阿兰·唐纳甘（Alan Donagan）一起〕是我撰写硕士论文的导师。她每年所教的从泰勒斯到罗素的现代哲学史课程，整个学年每周要上五天，对我以及明尼苏达的一代代学生而言，是一门充满灵感的课程。格魯沃·麦克斯韦尔（Grover Maxwell），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尽管他已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在我攻读我的第一个学位时，他正在读第二个学位。我仍然把他当做我的哲学老兄，当我想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遁入死亡长夜的挚友”时，他和玛丽·J·肖首先跃入我的脑海。

xiv

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

目 录	
前 言	(1)
第1章 什么是形而上学	(1)
亚里士多德与形而上学的起源	(3)
亚里士多德论是	(8)
当代形而上学学科	(11)
第2章 存在	(15)
存在与限定摹状词	(17)
逻辑虚构物和逻辑建构物	(20)
罗素论数和类	(24)
本体论还原主义	(27)
罗素论基本存在	(29)
罗素论存在量化	(32)
关于存在的一个新问题	(35)
存在和世界	(37)
第3章 共相和殊相	(43)
传统的共相观点	(45)
共相论的难题	(51)
关于殊相的问题	(55)
一种理论的失败	(59)
属性、事实和真理	(62)
概念论	(64)
总结评述	(66)
第4章 关于抽象物的语言学论争	(67)
抽象单称词项	(69)